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爸爸住在手机里”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王梦娜

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南站站台上，洒水车画出银链般的弧线，惊起一群麻雀扑棱棱掠过脚手架，中铁六局建安公司集大原山阴南站项目总工程师赵雪松，手持激光笔，沉着冷静地同建设者们勾勒站房外幕墙的装修细节。

“爸爸！”一声稚嫩的童声在工地上响起。赵雪松转身，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见围栏外的妻子和她肩头的小小身影——视频里总说“爸爸住在手机里”的儿子。时隔5个多月，一家人终于在站台上团聚了。

2023年6月，山阴县的黄土地还沉睡在桑干河畔的晨雾中。赵雪松的胶鞋陷进松软的泥土里，扬起细碎的尘埃在烈日下飞舞。46公里外是霓虹闪烁的城市天际线，而眼前只有呼啸的北风掠过荒滩。

山阴南站是集大原铁路山西段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一座新建中间站。赵雪松虽有过京张站房项目的建设经验，但此次全面负责站房项目施工技术，他依然感到充满挑战。

白天，他顶着烈日测量放线，找准定位，工作后背上结了一层盐霜；夜晚，他住在板房里，就着台灯的光晕反复推演BIM模型，图纸册被翻出了毛边，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数据，连泡面桶都成了临时镇纸。每一个细节都被他反复推敲，每一个数据都被他精心计算，他办公桌上的技术资料 and 图纸堆成了一座小山。

在站房综合楼消防泵房深基坑施工过程中，项目部遇到了难题：因山阴南站位于大同盆地西南端、桑干河上游，存在地下水水位高、淤泥土质不稳定等问题，无法适用常规的成桩工艺。为了保障施工进度不滞后，赵雪松带着技术员连续3天泡在基坑里，用洛阳铲取土样时，他手掌上的血泡被磨破，染红了棉纱手套。

经过反复试验、与设计人员沟通，他们最终确定采用SMW工法桩+钢支撑方案，即在水泥深层搅拌桩内增加609毫米的工字型钢，形成同时具有受力和防渗功能的加劲复合围挡结构，从而达到强化支撑、稳定整体边坡结构的效果。施工那天，赵雪松在桩机旁守了整整48小时。这一方案不仅保障了施工质量，更为项目部创效节余近300万元。

“要让每块铝板都讲述长城故事。”在混凝土的肌理间，赵雪松执着地雕刻着文化基因。雨棚柱头的长城纹样需要0.2毫米级的精准转印，他带着技术员们反复试验，直到不锈钢錫脚线映出完美的历史剪影。候车厅球形风口的长城纹饰，是他特意保留的“月光通道”——“等通车后，归乡人抬头就能看见故乡的图腾。”

2024年10月，山阴南站进入交付倒计时，候车大厅6000平方米的玻璃幕墙映着初雪。当赵雪松站在15米高的脚手架上调整好最后一块板材，抬起头看云间的月亮时，他突然读懂了妻子送行时的耳语：“你筑的是千万人的归途，我们等的是一个家的回家路。”

2024年12月31日，当首列动车组如银色蛟龙驶入站台，熟悉的消息提示声音响起，赵雪松收到妻子发来的儿子画作：“火柴人爸爸”牵着月亮风筝，线轴是蜿蜒向远方的铁轨。

此刻，山阴的晚风掠过站台，暮色中的高铁站亮起灯火。这是赵雪松们，以钢筋为笔，以混凝土为墨，写下的深情家书。

湖岭山区“点灯人”

本报通讯员 陈海卿

“电力专业巡检给我们旺季运营加上了安全双保险。”近日，在浙江省瑞安市世博共享农场，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员工李坚根据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用电特点，运用外力测温仪精准锁定附近农家乐低压配电箱隐患，收获村民点赞。李坚对表箱底空气开关出线口存在接触不良等问题等缺陷进行紧固处理，及时化解过热风险，将用电安全送到家门口，助力乡村文旅产业发展。

“电力人就是百姓身边的‘点灯人’，我相信平凡岗位也能开出不平凡的花。”90后青年骨干李坚是国家电网优秀技能专家，任职温州供电公司供电所所长。工作10年来，他兢兢业业干事，诚心诚意待人，先后获评浙江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浙江省电力公司优质服务之星、温州好人等称号，获得省部级创新奖项13个、省公司级荣誉15个。

湖岭供电所地处温州瑞安西部山区，李坚根据湖岭地处山区、山高日照足的条件，向湖岭镇政府建议在村级办公楼安装光伏发电设备，发电产生的年收益高达85万元。

寒冬腊月，山区配电线路出现覆冰现象，山路湿滑，车辆无法上山，李坚带领工作人员相互搀扶上山除冰、紧固拉线，保障山区居民安全可靠用电。

此外，李坚还主动慰问山区孤寡老人，先后开展志愿服务100余次，为30余户低保户免费更换内线，排除用电隐患50余项。

数百次操作“一钩准”，凭感觉“掂”出货物重心……吊车司机王加全在海风中“炼”成“人机合一”的境界——

夜战12小时，500吨货物精准“空降”



本报记者 张婧

5月26日下午5时50分，热气慢慢退去，全国劳动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大港分公司流机队吊车司机王加全一行人走向7号码头。远处几十辆货车沿海岸一字排开，作业线上的吊车正在进行大件设备市提作业，巨大的机械臂衔接起货车和后方堆场。

傍晚的海风微凉，接过王加全早已准备好的安全帽，记者跟着他开始了通宵作业。

“车辆一切正常，准备开始作业。”与工友简单交流后，有着24年吊车驾龄的王加全麻利地爬上吊车。此时，暮色已漫过天际线，漫漫长夜才刚刚开始。

王加全按动操作台上的不同按钮，机械臂缓缓启动，一次就能将几十吨重的庞然大物“拎起”。

一件货物从吊起到落下，要经历起升、旋转、变幅、落钩，吊车司机要进行几百次操作。每一次操作都藏着王加全的巧思。

“吾让钩动，钩动吾行，吾随钩动，钩靠吾稳”，凭借自己总结的“一钩准”心诀，王加全将装卸操作每个环节的耗时降低了1秒钟，平均每钩货节约作业



本报记者张婧（左）跟着劳模王加全探访吊车作业。

时间20秒，单班单车能节约1小时，相当于为企业多创造了120吨装卸量。

大型设备市提过程中，每一件货物都要进行试吊。

“观察钢丝绳和挂钩的前后走向、起幅摆动大小，就能凭感觉‘掂’出货物重心。”王加全目光如炬，眼睛始终盯着吊钩。

“先停！吊点位置不合适。”王加全抓住车门扶手，快速跳下吊车，来到货物旁与装卸工人重新确认工属具的配比，“货物长10米以上、重35吨，需要两根20吨的撑棍、2副17吨的挂钩、2根43寸的钢丝绳”。

再次调整后，货物在吊绳牵引下重新升降移动，最终转移到指定堆场。此时，堆场内的装卸工人伸手比出了大拇指，货物稳稳落下。

由于吊车司机作业时视野盲区较多，为确保操作过程的精准和安全，装卸工人的指挥手势便是与吊车司机无声的交流语言。

“最难的是人机配合，装卸工人的安全就掌握在我们吊车司机的手里。”王加全所在的流机队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玩机械就是玩老虎，吊车还猛于虎”。为了驯服这只“老虎”，王加全“炼”成了“人机合一”的境界，他的“啤酒吊岸操作法”创造了18亿瓶啤酒装船无破损的纪录，为货主节约资金2000多万元，打造出“亿瓶精装”作业品牌。

凌晨时分，剩余20车的大件设备市提完成。“把工作做好，就像完成了一件作品。”看着堆场上整齐码放的货物，王加全满是成就感。

休息间隙，王加全打开车门，夜风裹挟着凉意钻进了他的衣领。

“站了半晚上，感觉怎么样？”王加全和站在“安全岛”的跟班徒弟孙正超讲起了吊车操作的技能心得，“试吊时，可以让钩头去找货物的中心和重心，记住，中心和重

心是不同的……”

“你当徒弟时，也是这么一看就是一整晚吗？”记者问道。

“每个司机都是这么过来的，当时只觉得夜怎么那么长。”王加全直言，入港一年后的第一次“许振超事迹报告会”改变了他的想法。当时他内心澎湃：“原来，一个工人也能闯出这么大的名堂！”这个曾经让他觉得低人一等的职业，变得闪闪发光。

起身摸了摸吊车，王加全如数家珍：“这个是滑轮清油板，以往油泥浸在滑轮里，时间长了跟铁一样硬，工人要月月清，钢丝绳才不至于脱钩。这个是幅杆限位自动报警，吊杆上升到72度时，门铃和警示灯会自动报警，能避免顶坏幅杆……”

王加全经手的技艺革新还有很多，吊车“油改电”、主钩系统改造装置、吊车倒车全方位角度后视镜……22项革新成果让这只机械“老虎”更高效、更智能。

凌晨3时，准备前往下个作业码头，驾驶室里的王加全揉了揉发红的双眼，拿出了包里的面包和保温杯。夜间作业，他已

图为王加全正在进行吊车作业。 本报记者 张婧 摄

经习惯了“自己带饭对付几口”。

几乎整晚，王加全都待在驾驶室，没有作业任务时就抓紧时间眯一会儿。在港口，转移作业码头全靠步行，这一晚，王加全共转移了2次作业地点，步行1万多步，让500吨货物精准“空降”。

早上6时，朝阳露出海面，清晨的海风拂过青岛港，码头作业依然繁忙。

机械不停人员轮换，码头24小时运作。王加全与工友们曾一起创造了昼夜吞吐量10.9万吨、昼夜火车装卸776节等26项生产纪录。

收工时，东方渐渐泛起红晕，41岁的王加全回望忙碌的码头，仿佛看到了那个从沂蒙山区走来的17岁少年。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采访手记

采访中，王加全多次提到17岁的自己。

1991年，17岁的王加全带着“谋生计”的朴素愿望来到青岛港。在装卸工岗位“熬”了4个月，又跟着老师傅“看”了3个月，他心里着急：“师傅为啥不让上车，不就那么回事吗？”

等真正上了车，王加全才发现，“真就不是那么回事”：机身旋转时，货物抖得像“喝醉了酒”；吊装作业时，货物要躲下车下的装卸工人；不同的货物吊装，工属具的配比多达几十种……这是技能给他上的“第一课”。

烈日下汗水浸透的工作服记录着王加全的蜕变；白天反复揣摩操作步骤，夜间观

摩老师傅作业细节，“炼”成“一钩准”心法，让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工作室走向生产现场。

从熬日子到创效率，从谋生计到谋创新，王加全的成长轨迹里藏着“振超精神”的传承密码。他总结的“大件精装操作法”“啤酒吊岸操作法”成为“振超效率”在新时代的延续。

跟着王加全“上夜班”，我深刻感受到，工匠精神既是“干一行钻一行”的坚守，更是“创一行精一行”的突破。王加全的蜕变，也让我们看到，更多一线工人在将“振超精神”中“问题导向、实用为本”的创新哲学注入智能码头建设，推动港口“智变”。

图片故事

昔日悬崖求学 今朝返乡行医

日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雷村，村医蒙富松进村入户给村民看病。

13年前，记者第一次见到10岁的蒙富松时，他正带着低年级的小伙伴们，攀爬一处100多米深的悬崖。去学校的路上，这个陡峭的悬崖是必经之处。

在大山里，村民遇到重病急病，就需要背着或抬着通过悬崖，下山就医。切身感受到村民就医难的蒙富松觉得医生是神圣的职业，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医生。2021年9月，从卫校毕业后，未满19岁的蒙富松回到家乡，在村卫生室担任医生。作为村里唯一的村医，他深感责任重大。

近4年来，因为日常送医上门、家庭医生服务、健康教育、医卫宣传、老人体检、健康监测、儿童疫苗接种等工作，蒙富松每年都会多次遍访全村25个屯的400多户村民，坚持走村串户为群众送医看病，逐渐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路边停车授戏、后台促膝交流……侯红琴倾力浇灌秦腔艺术之花——

“秦腔天团”养成记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李江波

今年以来，在陕西省西安市总工会联合百年名社西安三意社秦腔剧团举行的“西安市职工文化演艺惠民周”活动中，经典大戏《火焰驹》备受关注，其主角成了职工圈的“名角”。

这位主角就是西安市劳模、西安三意社有限公司总经理、秦腔旦角演员侯红琴。如今，她正致力于通过“传帮带”浇灌更多秦腔艺术之花，带出一支“秦腔天团”。

严师慈心

侯红琴生长在“戏曲之乡”西安市周至县，从小就有一副好嗓子。她的父亲是乡村教师，本着“孩子爱啥就教啥”的理念，拉着侯红琴跟一位拉板胡的老师学起了秦腔，风雨无阻。

11岁，侯红琴考上了周至艺校，每天除了跟老师学唱戏，就泡在练功房苦练下腰、劈腿等基本功。侯红琴的嗓门太亮了，村里人常常不见其人但闻其声，她一亮嗓，村民们就知道“老侯家的闺女又在练声了”。

13岁，考入西安市艺术学校的侯红琴遇

到恩师肖玉玲。肖老师是秦腔“婉约派”的杰出代表，表演风格婉约细腻，艺术造诣颇高。

“在艺术教学上，师傅对我非常严苛，我对师傅始终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侯红琴说。

一次教学课，侯红琴唱腔很流畅，但表演动作不到位，感情表达不贴切。“不行，重来！”师傅沉下了脸。40分钟过去了，还是不行。侯红琴流着眼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师傅满意为止。

但在生活中，师傅又像妈妈一样疼爱着她。有时下课，食堂关门了，师傅就在家给侯红琴流着眼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师傅满意为止。

徒弟学戏肯吃苦，师傅倾囊相授，只用了3年时间，师傅就给她排了《宝莲灯》《花园买水》《苏三起解》3部精品戏。在师傅和同行眼中，侯红琴的唱腔不仅在传统秦腔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而且在表现人物情感和文化艺术内涵方面有自己独到的风格。

如母如女

去年冬季的一天，侯红琴的徒弟、三意社青年演员周蓓主演的秦腔传统剧《母子恨》当

晚要参评第四届陕西戏剧奖表演奖。侯红琴在化妆间陪同周蓓化妆，又到排练厅手把手给她示范说戏：“出场亮相不要紧张，翻身要注意身形柔美，唱的时候要注意吐字。”

“时代不一样了，跟师奶奶相比，师傅对徒弟更多的是包容和鼓励。”在周蓓心中，她和师傅就像母女一样。

2015年，三意社当时的排练场地小，排练场旁边的水房就成了师徒交流的场所。在水房里，侯红琴把《三堂会审》里《苏三起解》的唱腔一节一句地教给周蓓，不知不觉就是一上午。

“外出演出和师傅同住一个房间，说戏聊戏，师傅从不厌烦。”周蓓说，拜师后才知道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侯红琴随时随地给周蓓“开小灶”。一次外出演出路上，周蓓坐在侯红琴的车里哼唱唱腔。“停，这句你唱得不对。”唱者无心听者有意，侯红琴立即将车停在路边的安全区。“唱戏得走进人物，要注重体形和音色，每一句唱腔的呼吸都有人物的情绪，每一个动作都是人物的情感表达。”侯红琴边唱边示范。

在侯红琴的培养下，周蓓快速成长，先后荣获陕西省“轩辕杯”第六届戏曲红梅大赛专

业组二等奖、陕西省“文华奖”专业秦腔电视大赛三等奖、陕西省第六届戏曲小梅花大赛二等奖、第十届秦腔艺术节“表演艺术传承新星”等称号。

新蕊吐芳

“毛病不说不得了，优点不说跑不了。”三意社青年演员齐家乐说，侯红琴经常拿师奶奶的这句话鞭策大家。

2021年，三意社在旬邑县演秦腔《火焰驹》，齐家乐在台上唱戏，侯红琴在台下看戏，演出结束，侯红琴跑到后台和齐家乐促膝交流，把她演得不到位的动作和眼神一个一个纠正，连一个小音符也不放过。

“侯老师常说学艺先学德，在老师的耳濡目染下，我对如何做人、怎样唱戏都有了新的认识。”齐家乐很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有时，我们邀请老师吃顿饭、聚一聚，进了饭馆，老师就跟老板说吃饭钱她来出，搞得我们都很不好意思”。

“秦腔是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与魂，引领更多青年演员唱好秦腔，让秦腔事业后继有人，秦腔艺术之花才能常开长盛。”侯红琴说。